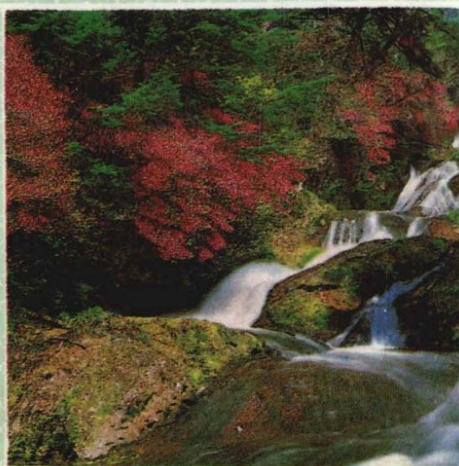


风华卷

字香自选散文精华

LE ZHIXUAN WENJINGHUA



余秋雨
刘梦溪
钱理群
杨义
周天
肖云儒
陈村
叶兆言
朱大可

太白文艺出版社



XUE ZHE ZI XUAN SAN WEN JING HUA

學者自選散文精華

風華卷

本社編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017号

学者自选散文精华

风 华 卷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2插页 340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605-153-8/I·116

(三册总价：41.30元) 本册定价：14.30元



目 录

余秋雨

风雨天一阁	(3)
道士塔	(18)
一个王朝的背影	(26)
苏东坡突围	(47)
都江堰	(64)
这里真安静	(71)
《文化苦旅》自序	(83)

刘梦溪

心感	(91)
古韵乡情	(94)
晚年的吴密与陈寅恪	(98)
传统的误读	(103)
文化秩序的督乱和文化错位	(107)
在美国讲《红楼梦》	(111)
初读香港	(115)
晚年的宁静	(119)

钱理群

我的那间小屋	(125)
哦，你是我的父亲	(129)
真的人和真的杂文 ——读《田仲济杂文集》所引起的思考	(135)
由历史引出的隐忧	(143)
痛悼同代人的“死”	(149)
“世故人情”中的智慧 ——《漫说文化丛书》序（之一）	(152)
“父父子子”里的文化 ——《漫说文化丛书》序（之二）	(157)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 ——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	(163)

李书磊

刘震云的勾当	(181)
读史	(185)
钟声悠远	(188)

夜读聊斋·····	(192)
致友人书：青龙——北京·····	(200)
细微之处·····	(203)
少小读书·····	(207)
家园之旅·····	(210)
旅人之魂·····	(212)
关于生存·····	(215)

杨 义

牛津水仙·····	(221)
阴阳五行粥·····	(224)
古堡尘影·····	(228)
智慧的旅程·····	(233)
茶室论学·····	(239)
独对剑桥·····	(244)
三访莎士比亚故里·····	(249)
曲阜寻根·····	(258)
恭王府花园寻梦·····	(262)
展的梦思·····	(267)

周 天

说厚俸养廉·····	(273)
重读《汉书·董仲舒传》·····	(276)
以秦、隋为鉴的汉唐·····	(279)
从阮籍的叹息说开去·····	(285)
《文人的悲哀》序、后记·····	(292)

肖云儒

告别岚楼·····	(311)
-----------	-------

寻找不回来的世界·····	(314)
苦趣·····	(319)
西陲纪美·····	(323)
挂面·····	(335)
杏树园·····	(338)
母亲·····	(344)
无尽	

——丁玲的忆念·····	(348)
--------------	-------

文明膜中苍白的生命·····	(355)
----------------	-------

√驱除心灵的晦暗·····	(359)
---------------	-------

陈 村

今夜的孤独·····	(365)
------------	-------

一个故事的几种讲法·····	(367)
----------------	-------

百年留守·····	(369)
-----------	-------

谢谢卡拉 OK ·····	(373)
---------------	-------

√晒太阳·····	(377)
-----------	-------

为顾城而哭·····	(380)
------------	-------

黄昏和早晨·····	(384)
------------	-------

重当大学生·····	(388)
------------	-------

胡乱读书·····	(391)
-----------	-------

户外·····	(395)
---------	-------

追赶中福会·····	(397)
------------	-------

叶兆言

毛主席宝像引起的话题·····	(403)
-----------------	-------

文学少年·····	(407)
-----------	-------

借书满架·····	(416)
-----------	-------

白纸黑字·····	(418)
先锋的姿态·····	(421)
✓四合院的精神·····	(423)
流浪之夜·····	(425)
纪念·····	(431)
朱大可	
囚者与遁者·····	(457)
编后记 ·····	(479)

余秋雨

余秋雨简历:男,汉族,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今慈溪市)桥头乡车头村,五岁进当地的小桥小学读书,1957年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读中学,先后就读于上海市陕北中学(即晋元中学),新会中学和培进中学,1963年高中毕业后为寻找“全国最难考的文科大学”。而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但入学后基本上是下乡劳动和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直至1968年毕业。毕业后即到江苏吴江军垦农场劳动,返回上海后留校任教。先后教过美学、中国近代现代文学史、世界戏剧理论史、艺术概论、写作、观众心理学等课程。1986年升任教授,1988年开始担任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院长,1992年辞职终于获准。

原先是写学术史论著作的,那些著作也得过全国和上海的不少奖,但在学术领域之外的读者中并不知名,自1987年开始写作文化系列散文《文化苦旅》并在《收获》杂志连载后,知道的人就多了。这些散文获得了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和台湾联合报最佳读书人奖,对作者来说,似乎要比学术著作获奖更高兴。

有一些写简历时都需要提以下的头衔,如“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之类,但自己比较看重的一个职务是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多年来教写作课的教授、副教授组成,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琢磨着如何使下一代文化人写一笔更像样的文章。

风雨天一阁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

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噬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

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 27 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

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篋，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

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征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或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

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苦役。

活到 80 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